

685459

# 十年孤劍滄海盟



68

# 十年孤剑沧海盟

武林樵子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# 目 录

- 第八章 天竺来魔僧 绝壁岩洞护禅径 慨然谈往 ( 1 )  
中土舞群魔 冰天雪谷频现踪 一念存贪
- 第九章 身坠千丈崖 怎奈生机未绝 万般缘由命 ( 55 )  
腹孕绝世珍 无端不翼飞去 千里苦奔波
- 第十章 夜半惊贼 双侠出手 ..... ( 95 )  
天马行空 奔雷追风
- 第十一章 菩提存于一念 好心终有好报 ..... ( 161 )  
霹雳妄动无名 辱人自取其辱
- 第十二章 潘阳湖中 侠隐娓娓 孤身千里全道义 ... ( 264 )  
清凉山上 丐门惴惴 兄弟绝裾分东西
- 第十三章 语不厌诈 恶师爷受愚地室纵囚 ..... ( 265 )  
故示从容 丑少年无意楼头惊艳
- 第十四章 功同将相 神功疗沉疴 ..... ( 318 )  
识荆望切 玉颜慰相思

101402

## 第八章

2

天竺来魔僧 绝壁岩洞护禅经 慨然谈往  
中土舞群魔 冰天雪谷频现踪 一念存贪

噪寒鹑枯林，客龙羁少年——单衣伫立，游子伤怀。

在晋水之旁，晋源县西与十二里处，际山枕水有座美奂美伦的晋祠，亭台楼阁，别具匠心，可称得是境静园幽，花木清丽，晋川之中，最吸引仕女游迹的胜地。

这天，晋祠内水阁凉亭上，坐着一中年书生及一蓬头垢面老年乞丐喁喁低语，书中交待，这两人正是俞云及三绝怪乞孟仲轲，且听孟仲轲说些什么——

三月前，三绝怪乞孟仲轲无意行在太岳山脉深处，靠近绵山不远，见一峰生得忒奇，上丰下锐，形如酒瓯，远远地望去，怪石林立，孤崖笔竖，树木草藤俱无，光秃秃的，他不禁好奇，人也自往这峰奔去，穿行于严壑石笋之间，连越过两座危崖，步履如飞，即刻功夫，已走出老远，忽然一阵山风，隐隐传来佛号之声，心中不由大奇，这山中哪有庙庵寺院，圆山中连个路径都没有，断言此山并无人迹，若此则佛号声由何而来？侧耳谛听，此声似由东方吹来，于是身形

往东驰去，沿途几次登高查看，凭他的眼力，数十百丈远处，一目了然，却不见半点檐角墙影，不禁起疑，正疑自己听错，风送梵音，又复入耳，更不再思索，径往东飞驰。

约莫跑了四五十丈，瞥见危崖转角，有一座黝黑石洞，孤悬崖中心，似极深邃，洞口只剩半口宽凸出小径，再外就是下临绝壑，便认定佛声是由洞内传出，但入洞必须要走过这达几数丈远的半尺宽小径，名虽小径，其实是山岩突出少许，左边山石陡峭光滑无攀手之处，右侧就是千丈深渊，除了飞鸟可至外，人兽均难攀涉入洞，实际而言，这座岩洞极像一面平镜，中间一点疵痕，三绝怪乞孟仲轲不由一楞忖道：“这就奇了，论这山形而言，树木水草俱无，鸟兽却无法在此生存，哪有人类寄迹，但明明听见僧人诵佛之声，难道是我双耳失聪么？”沉吟半晌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座山洞似乎有点古怪，一定有人在内，但这人由何处进去的，莫非另有通道？”心中这一起疑，双足情不由主地就向崖顶及孤崖左右后三方奔驰查看，仔细探索之下，却并无另外通道可资进入，又翻身窜起至原处孤崖边，盘算如何进入之策，忽又从洞内传出一阵微弱诵经听，若断若续，只听得：“…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……说诸生断灭……于法不说断灭相……”

三绝怪乞触耳一听，即知是金钢经内无断无灭之章，猜出洞内人必是得道高僧，于是声问道：“洞内是那位高人？”

停了一会儿，一个微弱声音答道：“老衲宝昙，檀越有凌虚气功及七禽身法才可入洞，若自认无此功力，切勿轻身涉险，老衲受孽徒之害，半身火僵，不能离洞，还望宽谅！”声音愈来愈弱。几至渺不可闻。

三绝怪乞孟仲轲听得一怔，宝昙这名号似在哪里听过，双眼又紧往洞口视了一下，正是作难，在他存身之处距洞门至少也有十七八丈，自己轻身功夫虽好，最多只能跃越五六丈外，还差一大段距离，中途又无借足换气之处，纵令自身具有凌虚气功，也难一口气半途变换身形侧飞入洞，即使目前武林有限九位高人，怕未必有此功力，越想越惊奇宝昙禅师用何方法进入洞内，即有这高深莫测的武学，又何以为他孽徒所害，但不知他孽徒是谁？

忽又闻得宝昙禅师微弱话声又起：“檀樾能得到此，就是有缘之人，可否请示名讳？”

三绝怪乞忙接口道：“老化子孟仲轲。”

片刻，宝昙禅师又道：“原来是丐帮孟檀樾，倘孟檀樾不嫌褻渎，且容老衲叙叙往事，以释尊疑，老衲出身中天竺，六十多年前，老衲收下三徒，名唤金月、银月、明月，号称天外三尊者，得老衲所学十之八九，后来三徒日渐趋入邪途，老衲一怒下山想清理门户，怎知三孽徒功力也精进不少，穷毕生之力，未能胜过他们，反为银月印上一‘赤煞摩珈’掌，受伤不轻，自知天竺不能容身，才潜来中土，三孽徒也来中土搜索老衲行踪，老衲行脚至天山，在绝顶雪崖洞中无意获得佛门真经一册。上载有禅门绝传武学多种，老衲欣喜得此禅门绝学一臻成就可克制三个孽障，不意又被寻至，无可奈何边打边逃，却又为金月印上一‘赤丝摩珈’掌，要知‘赤煞摩珈’是老衲所学的最歹毒一种武学，凡中此掌之人，若无精湛内功，用自身本命三昧真火，慢慢炼化‘赤煞摩珈’毒力，终至化为血水而亡，老衲无意习此，终受反噬之祸，未

尝不是自种恶因之果，之后，老衲发现了此洞，恰好避身，用出全身真力，才进得洞口，差点葬身万丈深渊中，三个孽障亦随后而至，被老衲跑出掌力据险扼守，孽徒才无法幸逞，快快返回，老衲进得了洞去，发觉方才用力太过，伤势恶化，下半身僵硬不能动弹，费尽心机，总不能恢复，得来真经，亦不能学以致用，本来以老衲本身的功力，不难仗这本真经内所载之‘返本还元’秘学复原，只以三孽徒每年都有两次来洞骚扰，每次都要用尽真力，虽仗此免遭到毒手，但此后每日可能都要受那魔火攻心之苦，有几次老衲想自求解脱，而因老衲一死，三个孽障将无人能制，为此之故，老衲因循下去……”

孟仲轲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宝昙禅师是中天竺最具盛名魔头，具有佛魔两家之长，昔年闻其师金明泰说过了一次，宝昙其人，虽少为恶，却好胜得紧，“嗔”“贪”二字未能看得破，动不动即与人争强拚斗，所以中天竺称他为第一魔头，料不到却被自己门下逐来中土，任是谁也始料不及，孟仲轲闻言心内一惨，又听得天外三尊者无人能制，心中微微生气，不觉开声问道：“禅师身受之惨，在下为之惻然，但令徒无人能制之说，恐未尽如禅师所言吧？”

片刻，宝昙禅师发出轻微一声冷笑道：“孟檀越你道老衲言之不实吗？如今中土武林或许有禅门高人能制，但也寥寥无几，总不能为老衲之事，轻启争端，三个孽障倘不是忌着老衲未死，中土早被他们搞得天翻地覆、七大门派也土崩瓦解了！”

三绝怪乞孟仲轲倔强成性，闻言不由怒气陡扬，厉声道：



“禅师本门武学虽高，但不能就轻说中原武林无人。”

宝昙禅师轻笑一声道：“孟檀樾莫非认为老衲言不由衷，老衲今年已届一百〇七高龄，纵然‘贪’‘嗔’二念未能尽消，岂能向檀樾打狂语，总之，老衲是多口，但是檀樾可肯与老衲赌上一赌么？”

三绝怪乞孟仲轲一听，心中失笑，忖道：“你在洞内，我在洞外，还有个什么赌？”似敌不过好奇之念，遂笑道：“请问禅师要怎么赌法？”

半晌，才听得宝昙说：“老衲已心悔方才所说之话，即是檀樾出言相问，老衲也已动了好胜心，还是打赌，老衲三孽徒每年有两次来洞骚扰，下次来期，估量不出本年岁终之时，如孟仲轲能在岁终之前，觅得一位能敌得过孽徒之人，来崖顶为老衲护法，老衲半年后必能出困，除天山得来真经，本赠与护法之人外，老衲必助你丐帮武学发扬光大，反之，孟檀樾得去中天竺一行，寻老衲分散多年师弟来此一趟，可以么？”

三绝怪乞孟仲轲心下不由作难，心想：“这哪里是打赌，明明是诱人上钩吗。”还未答话，便听得宝昙轻微一声冷笑道：“老衲前说中土武林无人的话，可证确是由衷之言吧，要不然，檀樾也不会如此做难。算了吧！我们还是取消前言，五年来，除孽徒来此外，从无人经过，难得檀樾来此，总算老衲倾诉了一次胸头郁闷。”

孟仲轲大笑道：“禅师，在下明知禅师有意激我上钩，我也心甘情愿，一言为定，在下告辞了。”说罢，转首驰去。

其后，三绝怪乞孟仲轲两月来仆仆江湖，想邀请一名武



学绝高之人，但谈何容易，邪派中人如果答应又恐与天外三尊者沆瀣一气，反成如虎添翼之势，正派中人又未必肯来，不禁大伤脑筋，终于在陕南遇上本门九指长老苍玺，谈到此事，苍玺大惊道：“天外三尊武功高不可测，你怎可作此承诺。为今之计，你现速往山西，寻我拜弟谢云岳，求他帮忙当可解决此事。我现有事不陪你去了，速去吧。”

孟仲轲一听，即急急赶回太原，一晃匝月，离岁终只剩几天了，谢云岳的形踪始终未见，已是失望，心知必需去中天竺一行，中天竺最忌视中土武林人物，说不定这条老命也要送在异国了，不意恰好撞上谢云岳：“按，此时仍伪名俞云”，即请求俞云去为宝昙禅师护法一次。

俞云思索良久，暗忖道：“中天竺古名天方鬼国，听说该地斯人斯物行事，每每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，宝昙对其徒天外三尊者武术之赞扬，未必是虚，姑无论是与否，即受大哥苍玺之托，我总得去上一趟，还有孟仲轲说宝昙禅师在天山，获一册佛门真经，不知是否师祖无为上人遗下之物，如果是的话，为维护师门重宝，更需去上一次”，于是笑道：“孟堂主，我明日就去，只不过太岳山脉，万峰叠峦，叫我如何寻觅？”

三绝怪乞孟仲轲先见俞云沉吟不语，只道他是不应允为他去上太岳，不免忧形于色，继听俞云允诺，喜不自胜，忙道：“回谢大侠，孟仲轲出得太岳山时，已留心入山途径，并绘得一张地图，只须从灵石县黄庄入山，照图绘路径便可找到，现在孟仲轲要追上傅家两小，回来再向谢大侠请安。”

俞云含笑点首，三绝怪乞孟仲轲拜别离去。

这日，正是腊月廿四日，俞云坐在水阁中，目视着窗外水池内残荷枯杆，发了一阵呆，回忆了自到达南昌府时，正好满一周年，天涯游子，他乡作客，不知何时可了，不禁为之黯然，伸了一伸懒腰，信步走出晋祠，四下望了一望，见无人踪，脚下一紧，快步如飞地向太原城走去。

天气变得很坏，较前几天有显著的不同，不复是丽日当空，穹云压天低，灰茫茫的一片，风刮得很紧，掠面如同刀割，幸好没有下雪，不然，小年的气氛就会冲淡一半。

俞云走进太原南关，脚步开始放缓，行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，他漫无目的地在人群中信步徜徉，东望望，西看看，很多住户均在门前设下香烛，供起牲品，忽然街心处起了一阵急骤的鸾铃响声，人群纷纷往旁避着，看得仔细，俞云微噫了一声，马上人正是葵别已久的兰姑娘，只见倪婉兰着一袭翠绿色紧身丝绵褂裤，腰间系着黑缎镶白锦带，外罩猩红夺目皮披风，衬着小嘴微翘，娇憨无比的粉脸，越显得娉婷婀娜。

那马也是一匹千里神骏，雪也似地白，从头到尾，没有一根杂毛，兰姑娘叭叭挥鞭，马如游龙般望南关外驰去；她并未发觉到俞云瞪着眼在看她，其实她见着俞云也认他不出，要是脱掉面具，那就又当别论了。

俞云似乎面带惊奇之色，盯着兰姑娘逝去的身形出神，心想：“她到山西又为了何事？”他情不自禁地关怀起来，一想到她倔强及刁横的性儿，气随上涌，掉头又自走去。

迎面瞥见一家酒楼，“留香居”，明晃晃的黑字招牌在寒风中摇荡着，身形一侧，就要上楼，他还未跨步，楼口上突露

出一张娇憨无比的粉脸，继之现出全身，黑得发亮，提着小蛮鞋，蹬、蹬、蹬、直冲下楼。

俞云抬起的右脚又收了回来，闪在楼底房侧，那黑衣姑娘大刺刺地步下楼来，猛然瞧见俞云，不由呆了一呆，忽嫣然一笑，便又一阵风似地走去，似乎走去时候，低语了一句：“戴上这鬼壳子，瞧见真腻人。”

俞云听了楞住，忆起崞县在客厅中，风雨之夜在自己手中，抢走明珠的一定就是她，更不思索，竟自向外追去，不料与人撞了一个满怀，“蓬”的一声大响，那人被撞出五六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怪叫道：“我的妈呀，可疼死啦”，直歪嘴呲牙两手抱住胸腹。

俞云定睛一瞧，只见店伙被撞在地下，心头泛起无限歉意，上前扶起，路人一霎那间围观如堵。

原来店小二见俞云进店，便随在身后想招呼，不料黑衣姑娘下楼，俞云一闪身，他也一闪身，他把吐出之话咽在腹内，黑衣姑娘言后，他原意俞云立即会趋上楼上，是以猝不及防，俞云又是一个急势，这一来，店小二苦头吃够了。

这一耽误，俞云自料追不上，只能作罢，便自上楼，一餐饭用罢，已是万家灯火时分。

十二月下旬的晚上，夜寒甚重，俞云在太原城街上慢慢散步，之后身形消逝在夜色苍茫中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太原城三街六巷传遍了一个骇然听闻的大事——北城三元巷告老还乡户部侍郎李敬益府中失窃，珍器古玩黄金，藏在铁板库房中的，一半均不翼而飞，这还是小事，李府中的八名护院武师，都是一式一样的断去四肢，

被丢在花园内，园中洒满了鲜血，府中到处充满了恐怖。

李侍郎及夫人眉毛以上，变做光秃秃的——贼人好大的胆子，竟在粉壁题字，清风帮封隆，字上又加印一个血掌，更使人吃惊寒颤。

人们纷纷谈论着，谈虎色变中露出喜容，因为李侍郎为富不仁，拢断诉讼。

忙坏了太原府的狗腿子，捕快头闪刀手孙鹤不时在李府上进出，急得满头大汗，贼人手脚做得十分干净，一分蛛丝马迹都未曾留下。

当地捕快们不少是清风派门下，孙鹤明知不是清蹄帮封隆所为，可是谁也不能指出是另一人干的，不免暗暗叫苦。

此刻，俞云正在去灵石途中，挥鞭快马飞驰，不至未正，便已赶到黄庄，将马匹寄存农家，依照三绝怪乞孟仲轲所绘图形入山。

从黄庄登山，包围数十里山势绵亘，雄伟峻拔，太岳山脉就数这一段最称崎岖峻险，太岳之所谓太岳，就是比五岳更为雄奇，其实而论，险峻则有之，雄奥则未必也。

俞云展开身形，用出绝顶轻功，一路攀山涉岭飞驰，天气剧变，彤云密布，北风狂啸着，鹅毛片的雪，飞舞漫天，他一踏上崖顶，蓦见对峰上有几条身影连晃，一眼瞧出那些人轻功步法，即知都是绝艺在身，俞云心头纳罕，前面一伙为何在这穷山不毛荒岭驰奔，难道他们也知宝昙禅师的事么？他这一起疑后双肩一振，人已飞出五丈开外，接二进三的窜下拨上，已离前面一伙人，仅剩六七丈远，俞云一接近，立刻看出那共有七人，其中赫然有红旗帮主八臂金刚宇文雷在

内，俞云暗嗟称奇。

然而，前面七人都是身负绝艺的武林健者，宇文雷及另一位黑须黑发老者，已发觉身后有异，转哼一声，两人同时身形前窜之势，变为倒跃，嗖喇连声的衣袖带风，人已往回扑，突然而来的动作，快得有逾闪电，在别人是无法挡得住这迅速的扑击，不过，俞云机警非常，身法更高出七人不知多少，在两人未全翻身前，早自躬腰一挫，往左侧石笋间隐去。

这山峰石笋林立，高出人形二尺，俞云在石笋间游窜，反越过宇文雷七人头里了。

再说宇文雷及黑须老者一翻扑落地，见来路上静荡荡的，连虫豸都没有，何况是人？当时同怔了怔，面面相觑着，又苦笑了笑，谁也不能丢下这块脸，闷在心头，续往前奔驰。

俞云现时在未明瞭他们来此目前，可不想招惹他们，展开绝世轻功，一掠就是七八丈，眨眨眼，就把宇文雷等丢在身后老远，满头雪花飞飘，刺骨逆风扑面，不然还更快些。

一个时辰过去，俞云可有点触眼惊心，却因途中就发现了两三拨人，看样子，彼此都不是一路，但都似有为而来，究竟为了何事，还是一个疑问，难道为了宝昙禅师洞门的佛门真经么？除此之外，能有什么如此吸引这些人？！俞云心内虽是这么想，然而却下了一个否定，因为据三绝怪乞孟仲轲说，宝昙禅师自入洞后，五年来除了天外三尊者外，别无一人经过，所以他认为这几拨人是另有所为而来，事不关心，且自由他，是以，一路往前凌虚飞腾。

宝昙禅师隐藏的奇峰，离俞云现在的距离，不过两三座

岭头，俞云正待掠下峰顶，突见左侧三四十丈外有人影跳跃着，间杂着金铁交鸣声，一个念头掠心而过，俞云就往左闪去，一走近前，即见有两个人在漫天飞雪中拚死苦斗，俞云傍身在一块山石上凝神观望，那两人都在聚精会神打着，竟没有发现五六丈外的俞云。

只见一个人黄须五旬老者，怪目棱棱，持着一支奇形剑飞舞，奇招屡屡凸出，另一人是个白净脸膛年岁约二十四五的英俊少年，满面悲愤之容，右手垂着不动，使的左手剑，剑招精奇绝伦，然而可有点气浮不纯，有时凌厉无比，有时却见衰弱，俞云看了，心内有点不解，忖道：“这少年剑招的确是名家所授，似乎出自昆仑门下，但看他‘金燕三旋’招术威猛之极，却何以似有力不从心之象？”留神察看之下不禁恍然，原来这少年与黄须老者初交手时，因猝不及防被老者点上了穴道，幸发觉得快，自行闭上穴道，免得全身不能动弹，但是被老者抢攻之下，真气未能调匀，发生岔气现象，所以少年出剑时强时弱，即是此故。

俞云见了，便落下帮这少年之心，人之感情，每每同情弱者，这是原始固宜不移之理。

那少年约莫十余招后，已是面红耳赤，喉间发出浓浊痰声，显然真气岔得更凶。

黄须老者见那少年已是强弩之末，一支剑较前更为凌厉，口中连连怪笑，神情得意之色，那少年眉头紧皱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似有说不出的痛苦，随地星目圆睁，左手剑又起，但见之字剑浪惊天盖地而来，将黄须老者一连迫出七八步，这一招“蜜蜂游蕊”使得极巧。

可是那少年使出这一招后，面色大变，张口喷出一股黑血，黄须老者竟不出声，又抢身飞剑刺来，这时少年已摇摇欲坠，眼看仅有两寸就要丧身剑下。

俞云心中太急，厉喝一声，凌空一个虎扑，望黄须老者撞去。

黄须老者眼看就要得手之际，忽觉身后起了一阵急风，就知有人袭到，此时顾不得伤人了，先求自保，长剑向俞云扑来的身影随便一挥，身形硬生生地往左窜了过去。

俞云只想救出那少年，不想伤他，也未再度追扑，因为不明瞭双方谁是谁非，孰正孰邪，俞云亦是与其父同一习性，血液中含有同一气质，是非永远摆在正邪之前，你就是正派门下，行事不合情理，他就撒手不管。

这时俞云落在少年面前，两指如风地点在少年腰间气穴，眨眼间，两指连弹了三下，身形一翻又落在原来山石上。

俞云拿穴解穴手法，堪称天下独步，那少年经他一点三弹，浑身一松，真气陡然复匀，不禁精神一振，剑由左手又交右手。

黄须老者一撤之势，已掠开了三丈外，转头瞥见少年穴道已被一个中年穷酸解开，不由面目骇然变色，这因他那点穴手法与旁人可自迥然不同，竟被穷酸解开，又知道这少年穴道一解，恐不是自己所能制止，于是把这穷酸恨得牙痒痒的。

这时候，那少年神威陡生，身子凌空拔起，腰肢一拧，猿臂突伸，手腕剑花连环三剑逼向黄须老者胸前，剑势诡异凌厉，较前更为不同。



黄须老者不防他竟会闪电出手，退让不及，只得慌忙出剑，双剑相碰火黑迸冒，黄须老者手中剑竟撤不回来，微向下弯，似被少年手中剑发出的潜力吸住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在黄须老者剑身滑前，迅速无比剑光堪堪点到老者左胸“乳中”穴上止住，再没有推过去，只迫住对方。

俞云被那少年使出的一招“飞燕三展翅”，极为心折，只觉此少年武功造诣，较东方玉琨，姜宗耀两人更具心得。

此刻，只听那少年厉喝一声道：“好个不要脸的戮魂剑胡品武，竟暗算偷袭，把你师门华夏四恶的脸都丢光了，现在你该怎么说？”

戮魂剑胡品武现在被制他手，还会什么话说，然而求生心切，鬼眼滴溜溜乱转，忙道：“葛少侠，并不是我胡品武武功不如你，也是为你暗算所制，现在已是抵销，还有什么可说，有胆量，咱们再斗一斗，如不敌你，便当场自刎，怎样？”

那姓葛的少年，也是经不起好胜心强，剑眉微之上耸，哈哈笑道：“好，谅你也逃不出少爷之手。”长剑一撤，就闪开丈外，戮魂剑胡品武冷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上当了。”反身微躬，蜻蜓三点水，三个起落就窜出十余丈外，姓葛的少年不料胡品武这样无耻，当时怔怔眨眼，清啸了一声，正待追前，那胡品武又吃够了苦头，于是收住脚步。

原来那戮魂剑胡品武正幸能得逃出虎口，三个起落后，欲腾身复起时，蓦见中年穷酸在迎面落下，不由大骇，便待向侧挺窜过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啪啪两声，胡品武早挨了两个嘴巴，只打得胡品武头目发黑，半晌，颊上仍是火辣辣

的。

只见俞云微微冷笑道：“难怪葛少侠说你无耻，如今一见，真乃无耻已极……还不乖乖滚回去，你只胜得葛少侠一招，我决不伸手”。说罢，两目威棱逼视。

胡品武长叹一声，反身向葛少年那面走去。

那胡品武一走在离葛少年寻丈处立住，不料又生意外，原来，俞云途中所见之三四拨人，已都赶至傍身山坡上，内中一人惊噫了一声道：“那不是胡兄吗。”话声未落，就有一个虬须大汉飞出，落在胡品武跟前。

胡品武见救星天降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忙道：“尹兄，那就是剑劈令侄的昆仑小子葛天豪，小弟正要将他擒住，不料又被穷酸搅扰掉了？”

虬须大汉一听，快步抢在葛天豪面前，恨声道：“葛小子，去年我那侄儿尹华惨死你那剑下，你总该记得，尹某到处追踪，天网恢恢，今番终于撞在尹某手中，哈哈——”笑声中，一招“雷霆万钧”，五指箕张就往葛天豪当头抓去。

葛天豪见他一出招，即知是崆峒“花阴鬼凡”，硬抗不待，一用剑架，即突变“玄阴夺命三招”，从意想不到部位攻到，好个葛天豪左足一撤，身形一塌，即穿在虬须大汉身后，剑起之字剑浪，“蜜蜂游蕊”绝招袭到，口中喝道：“尹大洪，亏你有脸说得出，想你孽侄尹华，采花败德，人神共愤，丧在少爷剑下，也不为过。”

尹大洪一招扑空，猛觉身后一股劲风，直逼胸脊，急忙旋身，玄阴鬼爪三招同出，葛天豪长剑被他玄阴真气荡开，只觉手臂一阵酸麻，身躯也斜退了两步，心想：“好厉害的玄